

魂牽夢縈伍稼青

謝冰瑩

「謝先生：告訴您一個不幸的消息，家父已於一月十二日去世了！」

這是伍稼青先生的公子大中給我的電話，當時我嚇呆了，彷彿做了一個惡夢，又像從天上掉下一顆炸彈，我不知要說什麼好，稍停，我問大中先生：

「令尊是什麼病？」

「心臟病，血管阻塞。」

「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？讓我去看看他。唉！現在……」

明知這是一句後悔莫及的話；但我當時真是心亂如麻，不知該說什麼好，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，傷痛，唉！老朋友又走了一個……

大中先生也說不出什麼，只希望我寫點紀念他令尊的文章，我連忙回答：「沒有問題，我一定寫！」

話已經說出來了，從什麼地方寫起呢？

想到林寶權校長（我叫她大姐）與郭昌鶴老友……都去世了，想了這麼久都寫不出一個字來，怎麼辦呢？

四十年前遊癖文友

回憶起來，已經將近是四十年前的事了，吳愷玄先生主編「暢流」（現在吳先生僑居早已作古），稼青先生和我都是暢流寫稿的文友，因爲

興趣相同，伍先生告訴我：他生來有遊癖。我也一樣，談起遊記來，我曾經說過：

「劉勰的老殘遊記和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是最喜歡讀的，如今伍先生的遊記，比他們兩位作家的還要精彩，還要引人入勝，我也是個最愛旅遊的人；可惜我國的五嶽，我只兩遊衡山，兩遊華山，臺灣的風景區到過不少；可是比起您來，太少，太少了！」

遇到談風景，我們的話匣子一打開，就沒有完的時候。自從民國六十二年伍先生來美後，他曾兩次來公寓看我，一次由大中的夫人陪來，一次由孫女英文英小姐陪同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每次他來，總要帶禮物來，有次是粉紅色的年糕，有次是火腿粽子，都是大中夫人親手做的，在美味之上，又加上濃濃的友情，因此特別好吃。

寫到這裏，我萬分對不起稼青先生和他的一家。我因腿傷兩次開刀，行動不便，兒女都不在加州，搭巴士又不識路，我幾次想厚着臉皮寫信給伍先生，什麼時候大中君有暇，在他下班後帶我去他府上專誠回拜；但又想到大中君還要送我回來，太麻煩了，因此作罷。唉！早知我們這麼快就永別，再麻煩也應該去看他，和他談個痛快，唉！稼青先生，您在天上，能够饒恕我的少禮嗎？外子伊箴是稼青先生的東吳老同事，他也非常難過，後悔沒有去看他。

稼青先生待人誠懇，和藹可親，他對任何人都都是那麼忠實熱情，虛懷若谷，寫了三百多萬字的作品，還不承認是作家。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愛音樂，喜歡繪畫，從小愛文學，七歲開始從祖母那裏熟讀千字文、千家詩、唐詩，過目不忘，記憶力、理解力都很強。他喜歡搜集民間諺語，研究俗文學，關於他的著作，還有未經發表，出版的，我想大中先生一定會爲老父整理出版的，我期待着拜讀。

夢中所見微笑頷首

自從知道稼青先生仙逝後，我一連三晚都是靠安眠藥度過的，昨夜使我最高興，居然在夢中見到了稼青先生；可惜他沒有說一句話，只微笑一下，點點頭；還夢見林寶權大姐，她也不說話，站在那裏大約有半分鐘；同時還夢見先母，已經好幾年不見她老人家了，居然也來和我會面。

唉！這是個令我高興的夢，也是個使我傷心流淚的夢，醒來，我的枕邊還有淚痕……

寫到這裏，我太難過，實在寫不下去了！祝福稼青先生和我所有在天上的親友永遠安寧……

七六（一九八七）三月廿四日早謝冰瑩（時年八一）寫於舊金山